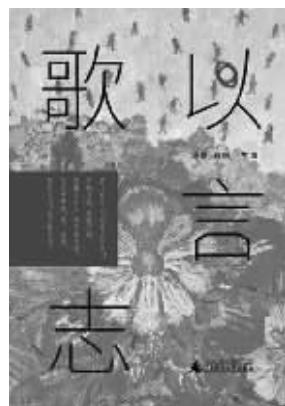


以爱心和养分『抚养』出的文字

收录在书中的文章，的确当得上『当代汉语写作的最高水平』的称誉



《歌以言志》  
周毅、舒明 主编  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
2017年1月

收录在《歌以言志》里的文章，均选自《文汇报》的“笔会”副刊。两位编者选取文章的标准只是“好文章”，所谓“说不出什么理由，最主要的是仍是一种‘感觉’”，以至书稿编好，编者本人亦不禁感叹：“可以不惭愧地说，这些文章，能够置身当代汉语写作的最高水平。连我都想拥有这样一册。是英华风发的伙伴，亦有醇厚耐读的底色，随身携带在上下班路上，可悠然出神。”

就我个人的阅读而言，《歌以言志》虽然只是一部薄薄的小册子，然而收录在书中的文章，却的确当得上“当代汉语写作的最高水平”的称誉。且不说这些文章体裁不一、题材多样，这些文章的作者很多都是当今文坛的顶尖人物，像杨绛、黄永玉、金宇澄、王安忆、董桥、毕飞宇等，作者阵容可谓集中中国当代文坛的一时之选。杨绛先生的《忆孩童》是一篇回忆怀人的文章，深情厚谊融化在平淡无奇的文字里，却又那么耐人咀嚼；黄永玉先生的《清流绝响》写黄苗子夫妇的生平轶事，虽然文章的篇幅不长，却以幽默的笔法真实再现了他们平生的悲欢离合，像黄苗子的自得其乐、宠辱不惊，乃至“很多很多好笑的地方”，郁风的爱抬杠、不伪善，心直口快、直言直语，二人的音容笑貌，如在眼前；蔡翔的《洗澡》写京城奇人冯统一，进桑拿房泡澡，冷热交攻，“健硕如牛，已非昔日之文弱书生”；唐吉慧的《松雪斋的老先生》，写自己与一位逝去的旧书店老板的故纸因缘，文字浅，却透着深，一腔怀人念远的悲凉愁绪，隐藏在内敛家常的平凡文字里……

也有吟咏风土、描摹风物的文章，比如金宇澄的《马语》，李娟的《在阿克哈拉》。前者以一位马夫的视角，写马的敏捷高贵、羞怯多动的品行：马的睡眠，在短寐中想事；马的刚烈，眼睛易受损伤；马的发情，“如嗅着十里外的发情母马，即使拖拉几吨石块砖瓦的车辆，它也将四蹄生风去相亲，力拔山气盖世，连身带车，乌云压顶一样上去造爱”。金先生当年曾经亲眼目睹过四五百匹母马集体发情的令人目不暇接、琳琅满目的场面，他用完全拟人的手法还原当时的场景，其中既有人性，也有马性，以马的血肉之躯，显示出精神层面的激励元素，以及一种“有张力、癫狂和丰富的戏剧意味”。后者写天高地远的阿克哈拉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寂寞，却不空虚；简朴，却不卑微。在李娟的笔下，阿克哈拉的男人们和女人们总是有着一种饱满的幸福感，她描绘的画面如此温馨，如此细腻，虽然是寒冷冬天的场景，却流露出一股浓浓的暖意。她说，在遥远的阿克哈拉，世界寂静地喘息，深深封闭着眼睛和心灵，但是，“只要种子还在大地里就必定会发芽”。

董桥先生习字，曾经这样说道：“字是要养的，要天天往笔下的字里灌输养分，爱心呵护，字才会写得好。”习字如此，写文章莫不如此。我们在《歌以言志》中所读到的，其实正是那种加以爱心呵护、且不断灌输养分的精心“抚养”出的文字。 王淼

## 智慧，是女人最迷人的武器

她的小说无疑是在为当代女性吟唱：女人才是时代的主角，女人学会独立思考，世界才充满欢乐

悦读



《背对世界》  
[德] 埃尔克·海登莱希  
湖南文艺出版社  
2017年1月

德国是一个盛产思想文化的国度，不仅有百年前的莱辛、歌德、尼采和海涅，即便是现当代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，也可数出好多位：托马斯·曼、赫尔曼·黑塞、海因里希·伯尔、君特·格拉斯和赫塔·米勒。他们都是小说家。尤其是最后两位的小说，对二战后德国社会生活受到何种影响的描述深入骨髓。

很明显，德国读者已被这些文学大师们养足了胃口。在这样的文学环境里，女作家埃尔克·海登莱希还能脱颖而出获得读者认可，绝非易事。她出生于1943年。58岁的时候，才出版短篇小说集《背对世界》。德国多年的文化积淀以及市场需求成就了这位女作家。她的小说无疑是在为当代女性吟唱：女人才是时代的主角，女人学会独立思考，世界才充满欢乐。

本书由七个短篇组成。每篇的主角或叙事者均为职业女性，却为生活婚姻所困扰。小说的内核聚焦于不断地为女性在生活中发现问题、澄清问题和解决问题，是名副其实的“女人书”。当然，女性的身份认同，不仅来源于自我认识，还包括社会变迁和家国沦落。

小说的母题易懂，就是“女人与爱”。遇见爱才会成长，这便是年近花甲的海登莱希写给每位女性读者的忠告。文中所述既有老妇人的深邃，又有小女儿的活泼；既有初踏入世的懵懂，又有阅尽苍凉的回望；既有爱是一见钟情，又有爱是尘埃落定。拜伦说过，“为爱而爱是神，为被爱而爱是人。”放心，海登莱希的小说里都是为了“被爱”而活的人。

开篇《最美丽的岁月》讲述的是身为报社编辑的中年女人妮娜，第一次领着寡居的母亲外出旅游。尽管在出发之前，妮娜暗自发誓：“作为独生女儿，我做这些出于义务，而不是爱。”不过，“爱”这件事，可真不任人操纵。女儿历数母亲种种“恶行”：从与父亲不睦到痛打女儿。真是一个实足的邪恶老母亲！

可另一厢，母亲的日子却过得自由自在。老年人的“囤积癖”和“吝啬癖”，她有；牙尖嘴利，不服输的个性，她有。最让女儿痛恨的是，老太太还后悔在战争期间生下孩子，丈夫上前线，她还要独自抚养女儿。母女之间好像除了血缘带来的伦理道德维系之外，无半点感情可言。

谁知，女儿内心的小秘密，被母亲一眼看穿，而老太太却保持缄默。妮娜忽然发现，母亲原来这么可爱。知女莫若母，母亲与女儿的秘密是相通的，母女的心也紧紧相连，从未疏离过。历史太纷乱，人生太苦短，我们都是赶路人，忘了彼此感知爱与温暖。读完这篇，泪流满面。

最末的这篇《背对世界》，喻意颇深。小说描写了一个叫弗兰齐斯卡的姑娘，如何从女孩成长为女人的故事。弗兰齐斯卡，从19岁开始，就在为自己找一个男人。这看起来是一个多么“荒唐”的念头。可这却是女孩的自主选择，也是迈向自由独立思考的第一步。

谈及“背对世界”的含义，男女主角第一次分开，美国发生了“古巴导弹危机”。再次分开，“柏林墙”倒了。可这并未影响一对男女相遇相聚，做爱言欢。世界对我们来说，究竟意味着什么？世界有时看不见我们，反之亦然。海登莱希的小说妙处就在于：她给出的答案也许并不标准，但却彰显智慧。智慧，难道不是女人最迷人的武器吗？ 夏丽柠

## 爱情：真实与想象

作者紧扣情侣的类型和爱情中如性、嫉妒、放弃、征服等主要表现，试图探索爱的本质特征



《我爱你》  
[意] 弗朗西斯科·阿尔贝罗尼  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
2017年1月

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；求之不得，辗转反侧；或长相厮守，或渐成路人，也或许间隙丛生，翻脸成怨偶。爱情是个千古谜题。我爱你，到底怎么回事？

意大利作家弗朗西斯科·阿尔贝罗尼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探讨各种类型的爱情，先后发表了《求偶之歌》《初恋》等，他跃上国际畅销书榜、关于爱情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就叫做《我爱你：有关爱情的理论》。对于渴望爱情的男女，理论固然像是纸上画的大饼，但或许多少有点启发。

爱情这个话题太宽泛，建构与此有关的理论，需要有好的借力点。《我爱你》共二十章，作者紧扣情侣的类型和爱情中如性、嫉妒、放弃、征服等主要表现，试图探索爱的本质特征以及处于爱恋之中的人们的心理变化。每一章分成几小节，基本上每一节都会提出一个小论点。比如，作者说，“我们有可能在几天之内甚至是几小时之间，忽然就坠入情网，爱上一个我们素未谋面的人。这种情形我们称之为‘一见钟情’。”然后，作者举例，“都灵男人”便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，讲述了他的故事之后，作者开始分析，逐渐推导自己对此的看法。

这样的体系脉络是比较清晰的，作者的论述方法也是比较简明的。不过，依照严格的科学实证标准，作者的这种研究方式有点问题。因为他是论点先行，事先已经归纳好一种模式，然后用故事去套这个模式，再经由剖析这个故事来阐明自己的观点。事实上，书中的故事都是事先精心选择好的，作者从各种文学、影视或者新闻报道里高度提炼出符合需求的各类形象，分别冠之为“都灵男人”“学生”“指挥官”“RIK女士”等，很像是固定化的编码符号。作者未采用通常心理学书籍里经常出现的问卷调查，也没有任何亲身参与的实验观察，当然，我并不是说调查或实验就能保证客观，心理学向来充满主观意识的流动。

缜密的理论大多抽象。爱情如此扑朔迷离，如此充满不确定性。就爱情这种特性，简便易行的分类归纳法也有它的好处。至少我们可以从某种类型中找到某种参照吧。

就某种程度，我以为，心理学确是各种投射的集合。譬如，一见钟情。心理分析学者主张，一见钟情时我们并不了解对方，我们在对方身上看到的，只是我们自己心理的投射。我也讲一个爱情故事，来自新闻：地铁上一见钟情，但却失之交臂，男孩念念不忘，为此建了网站“我梦中的纽约女孩”，终于在网友的帮助下找到了女孩，并且如愿成为了恋人。故事的结尾，几个月后，他们友好分手。因为他们发现彼此并非自己真正想要的爱人。我们在心中其实早已织就了“梦的衣裳”，当然它最终的归属或许是截然不同的方向，每个人都企盼爱会在自己的未来蓝图里。为什么说爱需要磨合？为什么说相爱容易相处难？因为真正在一起之后，我们会发现双方的生活习惯、脾气性格、爱好兴趣等等都有很大的差异，我们原本的爱情有很大成分是出于自己的想象。远处的是风景，近处的才是人生。

好的爱情，能够激发彼此的抱负和渴望。我喜欢苏格拉底的阐释，哲人说爱情应当保持既非满亦非空，不断追求由空到满的状态。我想，在这样的爱里，彼此都能不断成长，既能拥有自我又能契合对方的梦想。这时候，爱人的眼睛会投射亮晶晶的光：“我爱你。” 林颐

好书我读